

數盞佈的白亮鋼條的怪獸急駛過來，輪聲轟徹着。人們在汽車廂裏嘆喟着這場不停的

一間房子裏，和五年前失去丈夫的寡婦邱氏住在一起。李龍第看到汽車彷彿一隻衝斷無他在一起，但人們也不知道他們是夫婦或兄妹。唯一的真實是他寄居在這個眷屬區裏的這裏呢？他從來沒有因為相遇而和人點頭寒暄。有時他的身旁會有一位漂亮的少女和屬區居住的人看見他的時候，他都在散步；人們都到城市去工作，為什麼他單獨閒散在人，卻可以由他那種隨時採着思考的姿態所給人的印象斷定他絕對不是很樂觀的人。眷在不知不覺之中漸層地黑暗下去。他約有三十以上的年歲，猜不準他屬於何種職業的男人，靜靜地走出眷屬區。他站在大馬路旁的一座公路汽車的時候車亭等候汽車進備到城裏去。

李龍第不告訴他的伯母，手臂掛着一件女用的綠色雨衣，撐着一支黑色雨傘走出門

### 我愛黑眼珠

雨。李龍第沉默地縮着肩膀，眼睛的視線投出窗外，雨水劈拍地敲打玻璃窗像打着他那張貼近玻璃窗沉思的臉孔。李龍第想着晴子黑色的眼睛，便由內心裏的一種感激勾起一陣絃心的哀愁。隔着一層模糊的玻璃望出窗外的他，彷彿看見晴子站在特產店櫥窗後面，她的眼睛不斷地拖起來警堂壁上掛鐘的指針，心裏迫切地祈禱着她，想着她在兩個人的共同生活中勇敢地負起維持活命的責任的事。汽車雖然像橫掃萬軍一般地直衝前進，他的心還是處在相見是否就會快樂的疑問的境地。

他又轉一次市區的公共汽車，才抵達像山連綿座立的戲院區。李龍第站在戲院廊下的人叢前面守着晴子約定前來的方向。他的口袋裏已經預備着兩張戲票。他就要在那些躉搖蕩過來的雨傘中去辨認一隻金柄而有紅色茉莉花的尼龍傘。突然他想到一件事。他打開雨傘衝到對面商店的走廊，在一間麵包店的玻璃窗外面觀察着那一盆一盆盛着的各種類型的麵包。他終於走進麵包店裏面要求買兩個有葡萄的麵包。他把裝麵包的紙袋一起塞進他左手臂始終掛吊着的那件綠色雨衣的口袋裏。他又用雨傘抵着那萬斤的雨水衝奔回到戲院的廊下，仍然站在人叢前面。都市在夜晚中的奇幻景象是早已呈露在眼前。戲院打開鐵柵門的聲音使李龍第轉動了頭腦，要看這場戲的人們開始朝着

一定的方向蠕動，而且廊下剛那麼多的人一會兒竟像水流流去一樣都消失了，只剩下一斜纏着人兜售橘子的婦人和賣香花的小女孩。那位賣香花的小女孩再度站在李龍第的面前，發出一種令人心惻的音調央求着李龍第，搖動他那隻掛着雨衣的手臂。他早先是這樣想着：買花不像買麵包那麼重要。可是這時候七時剛過，他相信晴子就要出現了，他憑着一股衝動掏出一個鎳幣買了一朵香花，把那朵小花輕輕塞進上衣胸前的小口袋裏。

李龍第聽到鐵柵門關閉的吱喳聲，回頭看見那些服務員的身影一個一個消失在推開

時現出裏面黑霧霧的自動門。他的右掌緊握着傘柄，羞澀地站在街道中央，眼晴疑惑地直視街道雨茫茫的遠處，然後他垂下了他的頭，沉痛地走開了。

他沉靜地坐在市區的公共汽車裏，汽車的車輪在街道上刮水前進，幾個年輕的小伙子轉身爬在窗邊，聽到車輪刮水的聲音竟興奮地歡呼起來。车厢裏面乘客的笑話掩着

了少許的嘆息聲音。李龍弟的眼睛投注在對面那個赤足襪的蒼白工人身；這個工人有着一張長滿黑鬚的鬚唇和一雙空漠的眼睛的英俊面孔，中央那隻瘦直的鼻子的兩個孔洞像正在漏出疲倦苦慮的氣流，他的手臂看起來堅硬而削瘦，像用刀削過的不均

的木樁。幾個坐在一起穿着厚絨毛大衣模樣像狗熊的男人熱烈地談着雨天的消息。這

李龍策正回到一條滿是暴雨的街道來，天空彷彿洪濛的埃爾比萬銘的水星溼在這個城市。那些汽車現在艱難地駛着，有的突然停止在路中央，交通便告阻塞。街道變成了一條河流，行走也已經困難。水深到連李龍策的膝蓋，他在這座沒有防備而突然降臨災禍的城市失掉了尋找的目標。他的手臂酸麻，已經感覺到攏不住雨傘；雖然這隻傘一直保

沒有關係，請請你。

一、對不起

我是她的丈夫。」

「你是她的什麼人？」

這位肥胖的人再度伸直了身軀，這時才正眼端詳着李龍弟那書生氣派的外表。

「累不堪，打擾你了。」

李龍第思慮了一下，對他說：

「她的脾氣，簡直沒把我看成一個主人；要不是她長得像一隻可愛的鴿子吸引着些客人，否則——我說了她幾句，她暴跳了起來，賭咒走的。我不知道她爲了什麼，貴幹，因爲這麼大的雨，我回家後緩慢了一點回來，她就那麼不高興，好像我侵佔了她的時間就是剝奪她的幸福一樣。老實說，我有錢決不會請不到比她漂亮的小姐——。」

李龍窮臉上掛着呆板的笑容，望着這位肥胖的中年男人挺着胸膛的述說……

她和我吵了起来，就是爲這樣的事——

「眼，沒有發生什麼事罷？」

約有半小時，我回去吃飯轉來，她好像很不高興，拿着她的東西搶着就走。

什麼時候離開的？」

「她走開了。」

他冷漠地搖搖頭說：

晴子小姐是不是還在這裏？」

「噃，什麼事？」他輕蔑地瞥視李龍第。

請問老闆

時，那幾個歡快的小伙子們的狂詬的語聲中開始夾帶着異常難以聽聞的粗野的方言。李龍第下車後，那一個街道的積水淹沒了他的皮鞋，他迅速朝着晴子爲生活日夜把守的特產店走去。李龍第驟目所見，街市的店鋪已經全都半掩了門戶打烊了。他怪異地看見特產店的老闆手持一隻吸水用的碎布拖把，困難地彎曲着他那肥胖的身軀，站在留空的小門中央擋着滾滾湍急的水流，李龍第走近他的身邊，對他說：

護他，可是當他抱着萬分之一的希望拚扎到城市中心的時候，身體已經淋濕透了。他完全被那羣無主四處奔逃擁擠的人們的神色和喚叫感染到共同臨災禍的恐懼。假如這個時候他還能看到他的妻子晴子，這是上天對他何等的恩惠啊。李龍第心焦煩躁地想着：即使面對不能避免的死亡，也得和所愛的人抱在一起啊。當他看到眼前這種空前的景象的時候，他是如此心存絕望；他任何時候都沒有像在這一刻一樣憎惡人類是那麼眾多，除了愈加深急的水流外，眼前這些倉皇無主的人擾亂了他的眼睛辨別他的目標。李龍第看見此時的人們爭先恐後地攀上架設的梯子爬到屋頂上，以着無比自私和粗野的動作排擠和殘踏着別人。他依附在一根巨大的石柱喘息和流淚，他心裏感慨地想着：如此模樣求生的世人多麼可恥啊，我寧願站在這裏抱著這根巨柱與巨柱同亡。他的手的雨傘已經撐不住天空下來的雨，跌落在水流失掉了。他的面孔和身體接觸到冰冷的雨水，漸漸清醒而冷靜下來。他暗自傷感着：在這個自然界，死亡一事是最不足道的；人類的痛苦對於這冷酷的自然界何所傷害呢？面對這不能抗力的自然的破壞，人類自己堅信與依持的價值如何恆在呢？他慶幸自己在往日所建立的曖昧的信念現在卻能具體地幫助他面對可怕的侵掠而不畏懼，要是他在那時力爭着霸佔一些權力和私慾，現在如何能忍受得住他們被自然的威力掃蕩而去呢？那些想搶回財物或看見平日忠仰呼喚的人現在爲了我自己嗎？這時與神同在嗎？水流已經昇到李龍第的腰部以上，他還是高舉着掛雨衣的左臂，顯得更加平靜。這個人造的城市在這場大災禍中頓時失掉了它的光華。

在他的眼面前，一切變得黑漆混沌，災難漸漸在加重。一羣人擁過來在他身旁，急忙架設了一座長梯，他們急忙搶着爬上去了。他聽到沉重落水的聲音，呻吟的聲音，央求的聲音，他看見一個軟弱女子的影子趴在梯級的下面，仰着頭顱，掙扎着要上去，但她太虛弱了。李龍第涉過去攬扶着她，然後背負着她（這樣的弱女子並不太重）一級一級地爬到屋頂上。李龍第到達屋頂放她下來時，她已經因爲驚慌和軟弱而昏迷過去。他用着那件綠色雨衣包着她濕透和冰冷的身體，擁抱着她靜靜地坐在屋脊上。他垂着頭注視這位在他懷裏的陌生女子的蒼白面孔，她的雙唇無意識地抖動着，眼眶下陷呈着烏黑的眼圈，頭髮潮濕黏在一起；他看出她原來在生着病。雨在黑夜的默禱等侯中居然停止了它的狂濺，屋頂下面是繼續在暴漲的決済水流，人們都憂慮地坐在高高的屋脊上面。

李龍第能够看到對面屋脊上無數沉默坐在那裏的人們的影子，有時黑色的影子小心地爬到屋頂上。李龍第到達屋頂放她下來時，她已經因爲驚慌和軟弱而昏迷過去。他用着那件綠色雨衣包着她濕透和冰冷的身體，擁抱着她靜靜地坐在屋脊上。他垂着頭注視這位在他懷裏的陌生女子的蒼白面孔，她的雙唇無意識地抖動着，眼眶下陷呈着烏黑的眼圈，頭髮潮濕黏在一起；他看出她原來在生着病。雨在黑夜的默禱等侯中居然停止了它的狂濺，屋頂下面是繼續在暴漲的決済水流，人們都憂慮地坐在高高的屋脊上面。

李龍第能夠看到對面屋脊上無數沉默坐在那裏的人們的影子，有時黑色的影子小心地爬到屋頂上。李龍第到達屋頂放她下來時，她已經因爲驚慌和軟弱而昏迷過去。他用着那件綠色雨衣包着她濕透和冰冷的身體，擁抱着她靜靜地坐在屋脊上。他垂着頭注視這位在他懷裏的陌生女子的蒼白面孔，她的雙唇無意識地抖動着，眼眶下陷呈着烏黑的眼圈，頭髮潮濕黏在一起；他看出她原來在生着病。雨在黑夜的默禱等侯中居然停止了它的狂濺，屋頂下面是繼續在暴漲的決済水流，人們都憂慮地坐在高高的屋脊上面。

緩慢地移動到屋簷再回去，發出單調寂寥的聲音報告水量下降情形。從昨夜遠近都有斷續驚慌的哀號。東方漸漸微明的時候，李龍第也漸漸能够看清楚周圍的人們；一夜的洗滌居然那麼成功地使他們顯露憔悴，容貌變得畏畏冷靜，友善地迎接投過來的注視。李龍第疑惑地接觸到隔著一條河對岸那屋脊上的一對十分懶散的眼睛，突然昇上來的太陽光清楚地照耀着她。李龍第警告自己不要驚慌和惶惶。他感覺他身上擁抱着的女人正在顫動顛。當隔著對岸那個女人猛然站起來喜悅地喚叫李龍第時，李龍第低下他的頭，正迎著一對他熟識相似的黑色眼睛。他懷中的女人想掙脫他，可是他反而抱緊着她，他細聲說：「姊在生病，我們一起處在災難中，姊要聽我的話！」

然後李龍第俯視着她，對她微笑。

他內心這樣自語着：我但願姊已經死了；被水沖走或被人們踐踏死去，不要在這個時候像這樣出現，晴子。現在，姊出現在彼岸，我這裏，中間橫着一條不能跨越的鴻溝。我承認與誠實我們所持的境遇依然不變，反而我呼應你，我勢必拋開我現在的責任。我在我的信念之下，只守立著等待環境的變遷，要是像那些悲觀而靜靜像石頭坐立的人們一樣，或嘲笑時事，喜悅整個世界都處在危難中，像那些無情的樂觀主義者一樣，我就喪失了我的存在。

他的耳朵繼續聽到對面晴子的呼喚，他斜倚着他的頭臘注視他懷中的女人。他的思想卻這樣回答她：晴子，即使你選擇了憤怒一途，那也是你的事；你該看見現在這條巨太且凶險的鴻溝擋在我們中間，你不敢想到過去我們的關係。

李龍第懷中的女人不舒適地移動她的身軀，眼睛移開他望著明亮的天空，沙啞地說道：

「啊，雨停了！」

李龍第問她：

「你抱著我，我感到羞赧。」

「姊現在感覺怎麼樣？」

她掙扎著想要獨自坐起來，但她感到頭暈坐不穩，李龍第現在只讓她靠着，雙膝夾穩着她。

她流淚說道。

「我想要回家！」

「在這場災難過去後，我們都能够回家，但我們先不能逃脫這場災難。」

「我死也要回家去，」她倔強地表露了心願。『水退走了嗎？』

『我們全都淹沒了。』李龍第終於聽到了對面晴子呼喚無效後的咒罵，除了李龍第外，所有聽到她的聲音的人都以為她發瘋了。李龍第懷中的女人垂下了她又疲倦又軟弱的眼皮，發出無力的聲音。

『我想它可能漸漸退去了，』李龍第安慰她說：——『但也可能還要高漲起來，把

我們全都淹沒。』

李龍第終於聽到了對面晴子呼喚無效後的咒罵，除了李龍第外，所有聽到她的聲音的

人都以為她發瘋了。李龍第懷中的女人垂下了她又疲倦又軟弱的眼皮，發出無力的聲音。

『即使水不來淹死我，我也會餓死。』

李龍第注意地聽着她說什麼話。他伸手從她身上披蓋的綠色雨衣口袋掏出麵包，麵包沾濕了。當他翻轉雨衣掏出麵包的時候，對面的晴子掀起一陣狂烈的指叫：

『那是我的綠色雨衣，我的，那是我一價愛吃的有葡萄的麵包，昨夜我們約定在戲院相見，所有現在那個女人佔有的，全都是我的……』

李龍第溫柔地對他懷中的女人說：

『這個麵包雖然沾濕了，但水份是經過雨衣過濾的。』

他用手撕剝一小片麵包塞在她迎着他張開的嘴裏，她一面咬嚼一面注意聽到對面屋頂上那位狂叫的女人的話語。她問李龍第：

『那個女人指的是我們嗎？』

他點點頭。

『她說你是她的丈夫是嗎？』

『不是。』

『雨衣是她的嗎？』

他搖頭。

『為什麼你會有一件女雨衣呢？』

『我扶起妳之前，我在水中撿到這件雨衣。』

『她所說的麵包為什麼會相符？』

『巧合罷。』

『她眞的不是你的妻子？』

『絕不是。』

『我沒有。』

她相信他了，認為對面的女人是瘋子。她滿意地說：

「麵包沾濕了反而容易下咽。」

「天毀我們也助我們。」

他嚴正地再說。李龍第暗暗咽着淚水，他現在看到對面的嘴子停止怒罵，倒歇在屋頂上哭泣。有幾個人移到李龍第身邊來，問他這件事情，被李龍第否認揮退了。因為這場災禍而發瘋甚至跳水的人從昨夜起就有所見聞，凡是聽見晴子咒罵的人都深信她發瘋了，所以始終沒有人理會她。

她說我背叛了我們的關係，但是在這樣的境況中，我們如何再接密我們的關係呢？唯一引起你憤怒的不是在我的反叛，而在你內心的嫉妒；不甘往日的權益衆然被另一個人取代。至於我，我必須選擇，在現況中選擇，我必須負起我做人的條件，我不是掛名來這個世上獲取利益的，我須負起一件使我感到存在的榮耀之責任。無論如何。這一條鴻溝使我感覺我不再是妳具體的丈夫，除非有一刻，這個鴻溝消除了，我才可能返回給妳。上帝憐憫妳，妳變得這樣狼狽懶散的模樣……

「你自己為什麼不吃呢？」

李龍第的臉被一隻冰冷的手撫摸的時候，像從睡夢中醒來。他看懷中的女人，對她微笑。

「妳吃飽我再吃，我還沒有感到餓。」  
李龍第繼續把麵包一片一片塞在她的口腔裏餵她。她一面吃一面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亞茲別。」李龍第脫口說出。  
「那個女人說你是李龍第。」  
「李龍第是她丈夫的名字，可是我叫亞茲別，不是她的丈夫。」  
「假如你是她的丈夫你將怎樣？」  
李龍第抬頭注意對面的晴子在央求救生舟把她載到這邊來，可是有些人說她發瘋了，於是救生舟的人沒有理會她。李龍第低下頭問她：「我要是拋下妳，妳會怎麼樣？」  
李龍第會躺在屋頂上慢慢死去，我在這個大都市也原是一個人的，而且正在生病。」  
「我是這個城市裏的一名妓女。」  
「妳在城裏做什麼事？」  
「在水災之前那一刻妳正要做什么？」

「我要到車站乘火車回鄉下，但我沒想到來不及了。」

「為什麼妳想要回家？」

李龍第沉默下來。對面的晴子坐在那裏自言自語地細說着往事，李龍第垂着頭靜靜傾聽着。

是的，每一個人都有往事，無論快樂或悲傷都有那一番遭遇。可是人常常把往事的境遇拿來在現在中做爲索求的藉口，當他(她)一點也沒有索求到時，他(她)便感到痛苦。人往往如此無恥，不斷地拿往事來欺詐現在。爲什麼人在每一個現在中不能企求新的生活意義呢？生命像一根燃燒的木柴，那一端的灰燼雖還具有木柴的外形，可是已不能撲滅，也不能重燃，唯有另一端是堅實和明亮的。

「我愛你，亞茲別。」

李龍第懷抱中的女人突然抬高她的胸部，雙手擁着李龍第的頭吻他。他靜靜地讓她熱烈地吻着。突然一片驚呼在兩邊的屋頂上掀起來，一聲落水的音響使李龍第和他懷中的女人的親吻分開來，李龍第看到晴子面露極大的痛恨在水裏想酒過來，卻被迅速退走的水流帶走了，一艘救生舟應召緊緊隨着她追過去，然後人與舟都消失了。

那個女人伸出了手臂，手指溫柔地把劃過李龍第面頰而不會破壞他那英俊面孔的眼淚擦掉。

「你爲什麼流淚？」

「我對人會死亡憐憫。」

李龍第把最後的一片麵包給她，她用那隻撫摸他淚水的手夾住麵包送進嘴裏吃起來。她感覺到什麼，對李龍第說：

「妳現在不要理會我，我流淚和現在愛護妳同樣是我的本性。」

那個女人伸出了手臂，手指溫柔地把劃過李龍第面頰而不會破壞他那英俊面孔的眼淚擦掉。

「妳現在不要理會我，我流淚和現在愛護妳同樣是我的本性。」

「這表示它衛生可吃。」

「我吃到了眼淚，有點鹹。」

李龍第把月臺上的人們紛紛在蠢動，遠近到處喧嚷着聲音；原來水退走了。這場災禍來得快也去得快。天明的時候，只剩下李龍第還在屋頂上緊緊地抱着那個女人。他們從屋頂上下來，一齊走到火車站。

在月臺上，那個女子想把雨衣脫下來還給李龍第，李龍第囑她這樣穿回家去。他想會獲得平靜。我希望妳還活着。

李龍第說。李龍第在被困的第一個夜晚中默然想着：現在妳看不到我了，妳的心黑漆中，屋頂上的人們紛紛在蠢動，遠近到處喧嚷着聲音；原來水退走了。這場災禍來得快也去得快。天明的時候，只剩下李龍第還在屋頂上緊緊地抱着那個女人。他們

到還有一件東西，他的手指伸進胸前口袋裏面，把一束香花拿出來。因為一直滋潤着水份，它依然新鮮地盛開着，沒有半點萎謝。他把它插在那個女子的頭髮上。火車開走了，他慢慢地走出火車站。

李龍第想念着他的妻子晴子，關心她的下落。他想：我必須回家將這一切的事告訴伯母，告訴她我疲倦不堪，我要好好休息幾天，躺在牀上靜養體力；在這樣龐大和雜亂的城市，要尋回晴子不是一個僥幸的人能勝任的。

原載一九六七年四月《文學季刊》第三期